

宋論

明衡陽王夫之譔

英宗

集思廣益而功不必自己立大臣之道也而抑有不盡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其孰能知之夫博訪於前以盡人之才分功於後以獎人之善是道也則亦惟其當而已矣用人則采公論而後斷之以其真其合者則曰此衆之所允愜者也行政則訪羣議而後析之以其理其得者則曰此衆之所襄成者也此其所當者也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姦邪窺伺於旁主心疑貳於上事機決於俄頃禍福分於毫釐則疏遠之臣民既非其所深

喻卽同朝共事無敢立異而願贊其成者或才有餘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勝徒取其志則清謹自矜之士臨之而難折羣疑抑取其才則妄興徼利之人乘之而制持魁柄如是者離人而任獨非爲擅也知之已明察之已定握之於幽微之存主而其發也如江河之決不求助於細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愼守其獨知而丕行无肯夫孰得而與之哉三代以還能此者唯韓魏公而已矣霍光之敢於易位也張安世田延季之共成之也所以然者光於大臣之道未純而神志不足以充也且其居功受賞之情不忘於事後則固斷之以獨而不可也而韓公超然遠矣人主長矣而母后之簾不撤宵小持其長短謗譖

縱歟以戚女主而英宗之操縱在其掌中於斯時也非獨張昇曾公亮趙概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即文富二公直方剛大之氣至此而不充故決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發而叱殿司以速撤但以孤忠託先君之靈爽而不假片言之贊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忠斥其惡而速驅以就竄必不以告趙槩而制之以勿敢異同嗚呼以如此事而沓謀於庶尹會議於堂皇騰書於章奏求其事之不僨也幾何哉劉瑾一導淫之小豎耳非有熒惑宮闈動搖神器之危機也韓文倡之李夢陽成之九卿隨聲而和之劉謝后中而應之李東陽王鏊俛仰其間亦非素結瑾以徼榮者而參差巨柄竟以空朝廷而長宵人之氣況守忠所挾者垂

簾之母后所欲動搖者入繼之嗣君則天位危而顧命大臣之竄死在俄頃間此何如事而呼將伯之助以召不測之禍哉韓公之獨任於己也其志之眞盟於夢寐其道之正積於生平其情之定忘乎生死其力之大發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己成名何必不自己立而初無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光大者之獨行而無所恤乃可以從王事臣道之極致也文富諸君子且不難推而畀之局外而況他有所倚哉趙汝愚之未能此也非韓侂胄不足以立功而事權失矣雖有朱子不能善其後也夫韓公之怛然無懼而以爲己任非一日也其請皇嗣也仁宗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斯言

也在仁宗爲偶然之語而使顧瞻愿謹者聞之必震慄失守而不敢爭公且急請其名以宣示中外視神器之所歸如獻酬之爵雖所應得者而揖讓以將之此豈文富諸公所能任而內無可援引之后外下無可居間之宦寺則即有姦邪亦不能挾以爲名而相伎害爲仁繇己豈襲義者之所可與於斯乎無樂取人善之虛衷不足以經庶務無獨行其志之定識不足以任大謀剛愎自用者及其臨事而待命於人斗筲之器所受盡而資於瓶盎必然之勢也

濮王典禮之議古今之公論集焉夫粗而論之亦易辨矣精而論之言必有所衷道必有所察彝倫不容以毫髮差名義不可以形勢襲未易易也如苟古有可引而引之言

有可以奪彼而抗言之則匪徒其邪也其正者亦以斁天理而傷教本豈易易哉人之有倫也有同焉者有異焉者同焉者理之在天下者也異焉者理在夫人之心者也胥天下而親其親長其長一也統之於一其義昭明歷古今統上下而不容異無所異則無所容其辨矣乃人各親其親非以天下之所必親而親之人各長其長非以天下之所必長而長之則名同而實異道同而德異義理同而性情異執彼以概此辨愈繁而心愈離非精義以悅心者弗能與於斯故曰未易易也以漢宣之於史皇孫光武之於南頓府君例英宗之於濮王者非也漢宣雖繼孝昭以立而孝昭不以宣帝爲子宣帝亦未嘗以孝昭爲父非若英

宗早育于宮中業已正皇子之名也光武上繼元帝序七
廟之昭穆而已光武之生不逮元帝遭國中圮奮起庶宗
自古賤以復漢社稷其不父元帝而必父南頓尤烈於漢
宣故必正名南頓府君曰皇考親奉祀焉不可委之伯叔
之子而自忘其所生也則固與英宗無中興之功烈而仁
宗實爲其禰異矣故以二帝擬英宗而等仁宗於孝昭孝
元不協於仁宗之心不協於仁宗之心則英宗之心亦不
協此溫公欲以厚仁宗而不知適以薄故曰非也若夫歐
陽永叔緣爲其父母之文以正濮王皇考之稱其不中於
禮夫人而知之而未知其所以非也爲其父母服期此大
夫以降世祿之家爲人後者得伸於其所生爾天子絕期

不得於此而復制期服蓋天子者皇天上帝明禮之所主七廟先皇禘祫之所依天下生民元后父母之所託故於伯叔父之應服期者生而臣之沒而從爲諸侯錫衰之禮尊伸而親屈是以絕期而出後於天子則先皇委其大之任於其躬可以奪其所自生之恩德固與世祿之子僅保其三世之祀者殊也則使英宗立而後濮王薨不得爲之服不得爲之服則父母之稱不足以立矣而時無能以此折永叔者非也溫公曰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者亦非也濮王之始終節度使而封郡王繇郡王而贈濮王皆以英宗故而受殊禮則仁宗之爲英宗報本地也久矣益其封贈不爲加榮即如其前

不爲有關於不得以其爵加之於所生而馭以爵祿固心之所有憚而實心之所弗忍者也則封贈之說不可行矣以所生言之則父也以族屬言之則猶之乎凡爲伯父者之爲皇伯也固爲伯父不待立名實非伯父名非繇我而爲之名曰皇伯固不如無爲之名而心可以安故溫公之說亦曲就而非正也至若王珪之言曰陛下所以負扆端冕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此言何爲而至於人子之耳哉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傳之子孫爲德而不可忘則是以富貴故而父非其父以富貴所不在故而不父其父見利忘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泯矣孝子於此將有懷慚自痛追悔出繼之非倣屣天下脫之而逃耳以小人之心議

天倫之大沒天地祖宗之重任懷榮其身庇其子孫之私愿珪乃昌言此不道之說於廷而當時猶以爲允世教之衰非徒小人之亂之矣夫濮王旣不可稱考抑不可稱伯此中書所爲駁珪等議而議以當稱何親珪等窮矣苟據典禮以求其允愜自可不窮濮王已薨書召弗及矣若祭則天子於伯叔無喪畢致祭之禮濮王自有子孫世其爵延其祀俾奕世勿絕則所以報本者已遂而歲時修舉自屬濮國之小宗天子弗與焉天子弗與則稱謂可絕又何必致疑於名之何稱而徒滋聚訟哉然而英宗有難處者於此君子之守道也不昧其初濮王之薨英宗嘗執三年之喪矣未爲天子而父之已爲天子而不父則始末不相

慼而前之哀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則仁宗之過也業已方四歲而育之宮中者二十五季知之非不深矣濮王超進大國之封為英宗故立之非不決矣而不早正皇子之名别為濮王立後以宗其世系仁宗一猶豫而授英宗以兩不自勝之情故以韓公之秉正而俛仰以從歐陽之議實有其難處者存也處乎難處而容以率然之心議之乎求盡人倫之至者研義以極其精乃能存仁以無所憾孤持一義不研諸慮以悦諸心其不勝於邪說也必矣況如王珪之以人欲滅天理者乎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湘沄重刊

宋論卷六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譔

神宗

言有大而無實無實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則一聞其說而屏退之惟恐不速唯智小而圖大志陋而欲飾其短者樂引取之以箝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為妄人豈難辨哉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則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又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彼魏徵諸葛亮者何足道哉嗚呼使安石以此對飏于堯舜之廷則靖言庸違之誅膺之久矣抑誠為堯舜則安石

固氣沮舌𠯗而不敢以此對也夫使堯舜而生漢唐之後邪則有稱孔明治蜀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堯舜固且揖而進之以畢其說不鄙爲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舜于耕稼陶漁之日得一善則沛然從之豈耕稼陶漁之侶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軼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囿天下者不見天下之小藏於密以察天下者不見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趨方趨而言走方走而言飛步趨猶相近也飛則固非可欲而得者矣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治奉堯舜以爲鎭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緇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韓愈氏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相續不斷以至于孟子愈果灼見其

所傳者何道邪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愈以俗儒之詞斥安石以申商之名法無不可曰堯舜在是君甚爲言堯言舜者危也夫堯舜之學與堯舜之治同條而共貫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之治堯舜之道爲之堯舜之道堯舜之德爲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稱述者不一定以何者爲堯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覲羣后皆百王之常法惟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巍蕩故堯曰無名舜曰無爲非無可名而不爲其爲也求一名以爲獨至之美求一爲以爲一成之例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于堯舜其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令頒科條之大有異也藉令堯舜而舉唐太宗所

行之善政允矣其爲堯舜抑令唐太宗而倣堯舜所行之成蹟允矣其僅爲唐太宗而止則法堯舜者之不以法法明矣德協于一載于王心人皆可爲堯舜者此也道貞乎勝有其天綱湯武不師堯舜之已迹無所傳而先後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愼舍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云傳王安石之所云至簡至易至要者此也臯夔稷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舜上畏天命下畏民碞匹夫匹婦有一善而不敢驕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時雍也顧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撥亂扶危者而凌躐之枵然曰堯舜之道至易而無難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脅秦孝公者亦嘗用此術矣小人而無忌憚夫亦

何所不可哉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誘之以易揭堯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邇愈下情愈虛者氣愈驕言及此而韓富司馬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嘗不曰吾舜禹也則舜禹矣源休曰吾蕭何也則蕭何矣姦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姦妄人非姦無因而生其妄妄人與而不祥之禍延于天下一言而已徹其生平矣奚待其潰隄決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君子之道有必不爲無必爲小人之道有必爲無必不爲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不爲者斷之自我求諸己者也雖或誘之而爲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爲焉不然役我者雖衆弗能驅我于

叢棘之中也必爲者強物從我求諸人者也爲之雖我而天下無獨成之事必物之從而後所爲以成非假權勢以迫人之應則銳于欲爲勢沮而中止未有可必于成也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樞機在求人求巳之間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明矣夫君子亦有所必爲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進之必以禮也得之必以義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進以禮者但無非禮之進而非必進得以義者但無非義之得而非必得則抑但有所必不爲而無必爲者矣況乎任人家國之政以聽萬民之治古今之變遷不一九州之風土不齊人情之好惡不同

君民之疑信不定讀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雞鳴不安枕而揣度之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從我者愛而加之膝逆我者怒而墜諸淵以迫脅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察其中懷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必有不可問者存矣夫既有所必爲矣則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悍然忘者已矣故其始亦勉自斂束而有所不欲爲及其欲有爲也爲之而成或爲之而不成則喜怒橫行而乘權以逞於是大不韙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濟其所爲而無不用於是而其獲戾於天人者昭著而莫能揜夫苟以求已求人必爲必不爲之衡而定其起鬭則豈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故王安石之允爲小人無可辭也

安石之所必為者以桑宏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為是斥之為非而不服若夫必不可為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奬游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捨宅為寺以丐福於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為者也乃安石則皆為之矣抑豈不知其為惡而冥行以蹈汚塗哉有所必為骨彊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荊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迨及一躓而萎縮以沈淪其必然者矣夫君子相

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誠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爲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而猶不足以行反已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于上不見信于友不見德于民則奉身以退而自樂其天唯是學而趨入于異端行而沈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已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決安石之爲小人非苛責之矣或曰安石而爲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

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譏譏之辨硜硜之行足道哉

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涖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于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于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三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

五十萬于契丹而頫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縑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臺諫近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辨一與之是非置西北之狄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鷙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捲河朔以臨汴雖其不爲石重貴者何恃哉于是而神宗若處栫棘之臺畫然不容已于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然而弗能昌言于衆以啟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臣之默喩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爲慮而不知患在不貧

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儆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強國者皆不出于聚財之計太祖亦嘗爲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胄牛馬舟車糗糒芻藁椎牛釃酒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守不固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于亭長無儋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于關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爲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劉裕承桓元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斥鹵之鄉崛起東嚮驅之速遁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磽确之土困朱泚而誅夷之則

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强兵而挫寇亦較然矣若夫仁宗之過于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識與亟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爲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年正留有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于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綏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年而二虜已在吾指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宏圖而戢其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夫宋之所以財窮于薦賄國危于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

之若遺西事一興韓范二公小爲裨葺輒賁心膽寒裂之
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閫固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
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櫜鞬以決安史勢
固不能而其爲彭韓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謀也懷黃袍加
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靑而猜防百至夫豈
無可恃之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
老死行間無以自振黃天蕩朱仙鎭藕塘和尚原之績豈
獲一展其魁雄邪唯不知此而早以財匱自沮乃奪窮民
之銖累止以供無益之狠戾而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
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
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以兵爲戲而以財爲彈鵲之珠

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計讀爲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爲之志宜神宗之厭薄巳亟固必曰觀仁宗四十餘年養癰之患者皆此儒也言之徒長祇益其驕而已嗚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難爲矣仁宗之弛巳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爲也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敝以即於亡也可於此而決之矣

王安石之未試其虐也司馬君實於其新參大政而曰衆喜得人明道亦與之交好而不絕迨其後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難洵哉其難巳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夫知言者豈知其人之言哉言飾於外志藏於中言發於先行成於後知其中乃以驗其外攷其成乃以印其先外易辨而中不可測後易覈而先不能期然則知言者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見孝公而言三王則固三王之言矣王莽進漢宮而言周公則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爲其所欺若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與周公之言也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見古人之心尚論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歸詳說羣言之異同而會其統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審其旨趣然後知言與古合者不必其不離矣言與古離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終始以立本而趣時不足以與于斯矣立聖人之言于此以求似無不可似也爲

老氏之言者曰虛靜虛靜亦聖人之德也爲釋氏之言者曰慈悲慈悲亦聖人之仁也爲申韓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賞二者亦聖人之用也匿其所師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時君之所志希當世之所求以獵取彝訓而跡亦可以相冒當其崇異端尙權術也則弁髦聖人以恣其云爲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羣進則抑捃拾堯舜周公之影似招搖以自詭於正夫帝王經世之典與貪功謀利之邪說相辨者在幾微則苟色莊以出之而不易其懷來之所挾言無大異於聖人之言而君子亦爲之動矧或乎溫公明道之樂進安石而與之言也夫知言豈易易哉言期于理而已耳理期于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

聖人本天異端本心雖然是說也以折浮屠惟心之論非極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無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運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故聖人見天於心而後以其所見之天爲神化之主知言者務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于心則惻怛不生于中言仁者即仁矣羞惡不繫于志言義者即義矣飾其言于仁義之圃而外以毒天下內以毀廉隅皆隱伏于內而仁義之言抑可不察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絕而與之交者此也當其時秀慧之士或相獎以寵榮或相溺于詩酒而有人焉言不及

于戲渝行不急于進取則奉天則以鑒之而不見其過將以爲合于聖人之言而未知聖人之言初不僅在于此乃指而進之謂是殆可與共學者與實則繇言之隱與聖人傳心之大義微言相背以馳尤甚于戲渝詭遇之徒何則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若溫公則愈失之矣其於道也正其於德也疏矣聖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篤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確持者法且其憂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則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徵善談當世之利病者皆嚚嚚之而以爲不謬于聖人之言于明道肅然敬之矣于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于蕩閑敗度之蘇氏亦翕然推之矣修口安危則信其愛國極陳利病則許

以憂民博徵之史則囂其言之有餘雜引于經則淺其學之有本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閑邪於以求知人之明不爲邪慝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數矣凡彼之言皆聖人之所嘗言者不可一槩折也惟于聖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義則天之時物之變極乎深而研以其幾然後知堯舜周孔之治教初無一成之軌則使人揭之以號于天下此之謂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溫公之所能及也窮理而後詭于理者遠盡性而後淫于性者詘至于命而後與時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儆道之大全知言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謂也明道早失之而終得之溫公則一失已彰而又再失焉悔之于安石敗露之餘而又與蘇氏爲

緣無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
熙豐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皆未久
而漸罷哲徽之季姦臣進紹述之說亦弗能強天下以必
行至于後世人知其為虐無復有言之者矣其元祐廢之
不能廢迄至于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者經義也保甲
也有名異而實同者免役也保馬也數者之中保馬之害
為最烈保馬者與民以値使買馬給以牧地而課其孳生
以輸之官洪武以後固舉此政于淮北山東而廢牧苑愚
民貪母馬之小利于目前幸牧地之免征于後世貿貿然
而任之迨其子孫貧弱種馬死牧地徙閒歲納馬馬不能
良則折價以輸一馬之値至二十五金金積於閹寺而國

無一馬戶有此役則貧餓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馬倡之也夫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則困于芻粟寒暑則死于疾疫惟官有牧苑而羣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時以錮其疾官有牧資而水旱不窮于飼則一虛一盈孳產自倍自成周以迄于唐皆此制也漢唐車騎之盛用捍邊陲而不憂其匱奈何以誘愚民而使陷於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爲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無益于國馬相踵以行禍延無已故曰害最烈也保甲之法其名美矣好古之士樂稱說之飾文具以塞責之俗吏亟舉行之以爲可使民之親睦而勸于善邪則非片紙尺木之能使然矣以爲團聚而人皆兵可以禦敵邪則寇警

一閭而搦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為互相覺察而盜無所容邪則方未為盜誰能詰之既已為盜乃分罪于鄰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為家有器仗盜起而相援以擒殺之邪則人持數尺之仗蝕鏽之鐵為他人以與盜爭生死誰肯為之責其不援而加以刑財吏猾胥且乘之以索賄而民尤無告矣如必責以器仗之精部隊之整拳勇者賞之豪桀者長之始勸以梟雄終任以嘯聚當熙豐之世乘以為盜者不一而禍危昭著者則鄧茂七之起殺掠徧於閩中實此致之也溺古不適之士無導民之化理固國之洪猷寶此以為三代之遺美不已愚乎免役之愈于差役也當溫公之時朝士已羣尋之不但安石之黨也民甯

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驅遲鈍之農人奔走于不習知之政令未受役而先已魂迷既受役而拜辭家破輸錢畢事酌水亦甘不復怨杼柚之空于室矣故免役之害日增而民重困者有自來也自宇文氏定租庸調之三法以徵之民也租以田庸以夫庸者民之應役于官而出財以輸官爲雇役之稍食也庸有征而役免矣承平久而官務簡則庸恒有餘而郡庫之積以豐見于李華所論清河之積財其徵也及楊炎行兩稅之法概取之而斂所餘財歸之內帑於是庸之名隱而雇役無餘貲五代僭僞之國地狹兵興兩稅悉充軍用于是而復取民於輸庸之外此重征之一也安石唯務聚財

復行雇役之法取其餘羨以供國計而庸之外又征庸矣然民若于役乃至破產而不償責抑不復念兩稅之已輸庸當復納錢以脫差役之苦繇是而或免或差皆疳屑以責之民民雖疲於應命然止于所應派之役而已朱英不審而立一條鞭之法一切以輸之官聽官之自爲支給民乍脫于煩苛而欣然以應乃行之漸久以軍興設裁減之例截取編徭于條鞭之內以供邊用日減日削所存不給有司抑有不容已之務酷吏又以意爲差遣則條鞭之外役又興焉于是免役之外凡三徵其役槩以加之田賦而游惰之民免焉至于亂政已亟則又有均差之賦而四征之是安石之立法已不念兩稅之已有雇貲而溫公之主

差役抑不知本已有役不宜事差之也此歷代之積敝已極然而民之顧雇而不願差者則脂竭髓乾而固不悔也若夫經義取士則自隋進士科設以來此爲正矣納士于聖人之教童而習之窮年而究之涵泳其中而引伸之則耳目不淫而漸移其不若之氣習以視取青妃白役心于浮華蕩治之中者貞淫之相去遠矣然而士不益端學不益醇道不益明則上之求之也亡實而下之習之也不令也六經語孟之文有大義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于山珠之函于淵不可淺而獲也極之于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于大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而各盡其用也

研之於身以合變化之真實體之而以立其誠也所貴乎
經義者續其所藏造其所推辨其所異于異端會其所同
乃而于討其所得于聖人之心而驗其所能于可為之事
斯漸俗矣乃司試者無實學而于祿者有鄙心于是而王
縈纖靡之徒起而為苟成利試之法法非義也而害義滋
甚矣大義有所自止而引之使長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
使隱配之以比偶之詞絡之以呼應之響竊詞賦之陋格
以成猥瑣體道之文而使困于其中始為經義者以革詞
賦之卑陋繼乃以詞賦卑陋之成局為經義則侮聖人之
言者白首經營傾動天下而于道一無所覩如是者凡屢
變矣而因其變以變之徒爭肥瘠勁弱于鏡影之中而心

之不靈已瀕乎死風愈降士愈偷人爭一牘如兔園之冊復安知先聖之爲此言者將以何爲邪是精義之納天下于轂轡者自成宏始而潰決無涯豈安石之爲此不善哉合此數者觀之可知作法之難矣夫安石之以成憲爲流俗而亟改之者遠泰堯舜近據周官固以脅天下曰此聖人之教也夫學聖人者得其精意而古今故以一揆矣詩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自牧畜之證而保馬可廢矣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不責民以弭盜之證也而保甲徒勞矣周官行于千里之畿而胥盈于千徒溢于萬皆食于公田則此民不充役之驗也則差役之虐政捐而免役之誅求亦止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則經

義者允為良法也而曰順者明不敢逆也為瑣瑣之法以傷聖言者逆也紬其逆而士可得而造存乎其人而已矣誠得聖人之精意以行之而天下大治自立辟以擾多辟之民豈學古之有咎哉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言兵者師之為亂而已矣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為奇策而聽之誠奇矣惟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嘗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強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抓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為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

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論者皆咎陳餘之不用李左車也使餘用左車之策韓信抑豈輕入其阱中者前車偶涉伏起受挫信亦自有以制之以漢之強信之勇加脆弱之孤趙井陘小蹶四面環攻餘固無術以繼其後惡足以救其亡哉一彼一此一死一生視其力而已矣唯在兩軍相持而不犯不須臾之頃姑試其奇發于其所不及防而震撓之可矣然而其不可震撓者固自若也議之于朝廷傳之于天下明示以奇而延之歲月以一試欲砍首者之一吷而已矣夏未嘗恃西羌以爲援西羌未嘗導夏以東侵河湟之于朔方不相及也拓拔赫連端視劉裕之拔姚泓而不爲之動知裕之道爲巳滅泓也則使宋盡覆羌

金有河湟之上什羣孤縣固不能守祇爲夏效驅除其能乘風席捲進叩諒祚之壘乎如其能大舉以西征與擇大將從六師厭諒祚之疆以討僭逆之罪而諒祚據賀蘭以自保于是遣偏師掠西羌以潰其腹心是或一策也收蜀者棧道劒門夾攻之術也然而西羌各保其穴固且阻頓而不能前令一矢不及于銀夏而遠涉沙磧河洮之險薄試之于羌一勝一負一叛一服且不能制羌之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然且栩栩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砭矣在昔繼遷死德明弱僞從曹瑋之請捕滅之可以覆鶻契丹者彼一時也席太宗全盛之餘外無瀘州納賂之辱宋無所屈于契丹內無軍士名散居歸農之令兵雖力

未有餘而尚夫自形其不足且繼遷內祖稱臣與契丹為脣齒則威伸于德明而契丹自震固必然之勢也抑謂兵不可狃于不戰而以征夏之役使習勇而不倦亦其時夙將猶存部曲尚整有可用之資勿以不用廢之也今抑非其時矣弛不虞之防狎安居之樂者凡數十年徒以羣羌散弱乘俞龍猗內附之隙僥幸以圖功然且謀之五年而始城武勝七年而始降木征操彈雀之弓欲射猛虎惡足以自强而使彼畏我以不相侵于宋征之降未幾而虜懦之兼常且憑凌而却宋之死者六十萬人其于正也無毫髮之可恃而孤持一奇以相當且其奇者又非奇也然而不敗者未之有也是故奇者舉非奇也用兵者正而已矣

不以猜疑任將帥不以議論為謀畧不以文法責進止時芻糧精甲仗汰老弱同甘苦習擊刺嚴營陳堂堂正正以臨之攻其所必救搗其所必爭誠有餘也而後臨機不決間出奇兵以迅薄之而收速效故奇者將帥應變之權也非朝廷先事之算也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此之謂也老氏者持機械變詐以徼幸之祖也師之者速斃而已矣

國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虐民而尚未足以亡政雖苛猶然政也上不任其君縱欲以殄物下不恣其吏私法以戕人民怨漸平而亦相習以苟安矣唯是苛政之興眾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爲

引與己同者以爲援羣小乃起而應之竭其虔矯之才巧黠之慧以爲之効於是汎濫波騰以導諛宣淫蠱其君以毒天下而善類憂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叛乃倏生敗亡沓至而不可禦嗚呼使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之所爲俾王安石見之亦應爲之髮指而羣姦尸祝安石奉爲宗主彈壓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願受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讐則呼將伯之助于呂惠卿蔡確章惇諸姦以引凶人之旅進固勢出于弗能自已而聊以爲緣也勢漸迤者趨愈下志蕩於始而乞正于末者未之有也是故苛政之足以敗亡非徒政也與小人爲類而害乃因緣以蔓延倡之者初所不謀固後所必至也夫欲使天下之無小人小人之

必不列于在位雖堯舜不能其治也則惟君子勝也君子勝而非無小人其亂也則惟小人勝也小人勝而固有君子其亡也則惟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無君子而亡必矣故苛政之興君子必力與之爭而爭之之權抑必有所歸而不可以泛權之所歸者德望兼隆之大臣是已大臣不能持之于上乃以委之于羣工于是而爭者競起矣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尚而以爭為正越職弗問矣雷同弗問矣以能言為長以貶削為榮以罷閒為樂任意以盡言而唯恐不給乃揆其所言非能弗相刺謬也非能弗相勦襲也非能無已甚之辭未然而斥其然也非能無蔓延之語不然而強謂然也摘舉及

於纖微之過訐讁及於風影之傳以激天子之厭惡以授群小之反攻且躍起而自矜爲君子而君子小人遂雜糅而莫能致詰如攻安石者無人不欲言無言不可出豈其論之各協于至正心之各發於至誠乎乃至懷私不逞之唐坰反覆無恆之陳舜俞亦大聲疾呼咨嗟涕洟而惟舌是出於是人皆乞罷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迨乎蔡京王黼踵興而言者寂然矣遍國無君子何怪乎遍國之皆小人哉乃其在當日也非無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主而倚國是若韓富文呂諸公者居輔弼之任而持之不堅斷之不力如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詢曾致堯王子明之抑王欽若陳彭年識皆有所不足力皆有所不逮而以潔身

引退倒授其權於漸進之庶僚人已輕而言抑瑣不足贅
人主之聽祗以益安石之横且徒使才氣有禘之士抑折
沈淪不爲國用而驅天下干祿者徼其覆軏望風遙附以
聳陷於邪諸公過矣而韓公尤有責焉躬任兩朝定策之
重折母后之垂簾斥權奄以獨斷德威樹立亘絶古今神
宗有營利之心安石挾申商之術發乎微已成乎著正其
恩怨死生獨任而不可委者曾公亮王陶之瑣瑣者何當
榮辱而引身遽退虛端拱以待安石之縱横哉韓公尤過
矣雖然抑非公之過也望之巳隆權之巳重專政之嫌先
起於嗣君之肺腑則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權有不敢
執身有不可辱公亦末如之何也夫秉正以拒邪而使猝

起爭鳴之安石不得逞者公之責也斥曾公亮之姦訐韓公之忠以覺悟神宗安韓公者文富二公之責也乃文之以彔居大位無獨立之操富抑以顧命不與懷同堂之忌睨韓公之遠引而隱忍忘言及安石之狂興而姑爲緩頰下與小臣固爭緒論不得則乞身休老而自詡不汚亦將何以質先皇而謝當世之士民乎韓公一去而無可爲矣白日隱而繁星熒嘒彼之光固不能與妖孛競燿也夫神宗有北燕雲定銀夏之情起仁宗之積弛宋猶未敝非不可圖也和平中正之中自有固本折衝之道而籌之不素問之莫能酬荅然且懷私以聽韓公之謝政安得謂宋有人哉無大臣而小臣瓦解小臣無可效之忠而宵小高張

皆事理之必然者司馬范呂諸公强挽已發之矢而還入於彀宜其難已然則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無人者無大臣也李太初王子明而存焉豈至此乎

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廢言是者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無功而功固已施於世人不可以廢言而顧可以廢功乎論者不平其情於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謂之非凡功皆謂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後世無能易猶且摘之曰此邪人之以亂天下者此之謂不思其反以責小人小人惡得而服

之巳庇其身天下後世巳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
怒效人之訶誚而訶誚之小人之不服非無其理也而又
惡能抑之章惇之邪灼然無待辨者其請經制湖北蠻夷
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賞宜爲天下所公非亦灼然無
待辨者然而灃沅辰靖之間蠻不內擾而安化靖州等州
縣迄今爲文治之邑與湖湘諸郡縣齒則其功又豈可沒
乎惇之事不終而麻陽以西沅溆以南苗寇不戢至今爲
梗近蠻之民軀命妻子牛馬粟麥莫能自保則惇之爲功
爲罪昭然不昧胡爲樂稱人之惡而曾不反思邪乃若以
大義論之則其爲功不僅此而巳也語曰王者不治夷狄
謂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遼海而東天有殊氣地

有殊理人有殊質物有殊產各生其所生養其所養[illegible]其君長部落其部落彼無我侵我無彼虞各安其紀而不相瀆耳若夫九州之內負山阻壑之族其中爲夏者其外爲夷其外爲夏者其中又爲夷互相襟帶而隔之絕之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無可治而非不當治也然且不治則又奚貴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別人於禽獸而使貴其生苗夷部落之魁自君於其地者皆導其人以駤戾淫虐沈溺於禽獸而掊剋誅殺無閒於親疏仁人固弗忍也則誅其長平其地受成賦於國滌其腥穢被以衣冠漸之摩之俾詩書禮樂之澤興焉於是而忠孝廉節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氣以

生夫豈非仁天下者之大願哉以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內者人也惟然而取蠻夷之土分立郡縣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且夫九州以內之有夷非夷也古之建侯也萬國皆冠帶之國也三代之季暴君代作天下分崩於是而山之陬水之濱其君長負固岸立而不與於朝會因異服異制以趨苟簡至春秋時莒杞皆神明之裔爲周之藩臣而自淪於夷則潞甲之狄淮浦之夷陸渾之戎民皆中國之民君皆諸侯之君世降道衰陷於非類耳昭蘇而䵷祓之固有待也是以其國既滅歸於侯服永爲文教之邦而彝倫攸敘故春秋特書以大其功豈云王者不治而任其爲梗於中區

平永嘉之後義陽有蠻夷號仇池有戎名迫及蕩平皆與汴雒豐鎬無異矣然則辰沅澧靖之山谷負險阻兵者豈獨非漢唐政教敷施之善地與出之泥滓登之雲逵雖有誅戮仁人之所不諱而勞我士馬費我芻糧皆以保艾我與相接壤之婦子勞之一朝逸之永世即有怨咨可弗避也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職也夫章惇之立心逢君生事以邀功誠不足以及此而既成乎事因有其功既有其功終不可以為罪迄於今日其所建之州縣存者猶在目也其沿之以設若城步天柱諸邑之棊布者抑在目也而其未獲平定為苗夷之穴以侵陵我郡邑者亦可覩也孰安孰危孰治孰亂孰得孰失徵諸事問諸心奚容揜哉概之

以小人而功亦罪是亦非自怙爲清議弗能奪也雖然固有不信於心者存矣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湘坛重刊

宋論卷六終

明衡陽王夫之譔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末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向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爲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

容待何爲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衆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鋭意有爲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羣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季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洊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驟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虐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無他雖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

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攷神宗之
初務攬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
脱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
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且引退
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而即逢貶竄羣小揣
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
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爲者爲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
尸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
逋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死牧廢矣民怨於下士怨
於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棄甲齊山而
天子且爲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

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擬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武之季其崩不速則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衆正升因其欲熸之餘焰撤薪以息之者乎其情澄其慮抑其怒張之氣以泣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敝而弗爲之修弛而弗爲之督三季之中如秋葉之日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弗能須臾忍也會霍光之弗若奚論古先聖哲之萌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鬬虎已斃而鬬之不已

牛乃力隸而死安石既退吕惠卿與離叛而兩竊吕中公司馬溫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強識之學食淡衣麤之節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毀之已甚疾之已亟者延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畸重則昔之重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獨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爲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爲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民而廢實二曰防蔽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淸名而又爲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爲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於無而計有以妄爲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糜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恆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

其餘累也若乃窬竇然若將涴已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尙而可以爲天子可以爲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爲尙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唯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尙侈乎豈覺財之不足而爲之衰止哉高緯孟昶劉鋹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卽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

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元宋眞旣有汰心侵令日告虛
捞抑且横征别出夫顰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
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
使其君如土木偶人唯人提掇而後可乎爲新法者本以
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爲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
財坐嘆導其君以抱璧立枯也此防蔽者之迂疏爲謀已
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
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方在
青宮之日旣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
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卽在厲精之主總其要不
能察其詳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

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閱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卽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秊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溯威烈下迄柴民井井條條一者目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徒見其東

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爲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吶者則學之不適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爲億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詘其邪而惛然者亦安石耳則相惘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其交誶也必矣夫唯大臣之不以此爲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胥隸也掌之者奄官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蠹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專詰嗚呼此皆蔀屋小民栗栗而穫之絲絲而織之銖

誅而經營之以救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已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涘攜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子曰足食足兵其爲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甯元年六十年矣中歷仁宗四十三年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吏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撟而不能下徒以氣矜奚益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諸夏內而夷狄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

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爲辨而相爲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聰勒陳蕃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甯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時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書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繇以傾亦慘矣哉新法之爲民病甚矣諸公順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即與於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胥曰后

堯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堯舜后邪故曰擬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堯舜之羣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為梁棟鳥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毋后之賢不可以制道徒非是者自喪其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弗佑祖宗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哲宗之立雖儀文斷乃追高

后之殂又七季矣后一日不亡帝一日不得親政則此七季者月之朗於夜非日之昇於晝也且晝雖陰而以炤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涖衆其能俾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暱其所爲然且憚於惡而强爲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强而徒抶不平之情實則資已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於子而爲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新法之敝神宗之暮季亦自知之矣永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安石子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齮齕而神宗

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絀矣蒲宗孟詆司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當國者延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馬之禁生殺保甲之隸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生之艱苦示以祖法之寬宏次第而除之使四海蒸新主之仁而不掠美以歸牝雞之曉曙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出此擁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畫諾如秉筆之內豎奉敕而行即以韓維蘇軾劉摯宋光庭輩處此其能頫首以聽焉否邪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而未達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彝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

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坤之初陰無失德非有堅冰之禍而發端之始與乾相革則所秉不正在希微之間而能於其塗不可以復暄和高朗之宇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也溫公胡不聞焉嗚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耆臣老死而無與繼者神宗之季年韓富二公先後而逝文潞公雖存年已遲暮且仁柔以召物議衆望所不歸也使有秉國鈞者如韓公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元祐三四年間撤太后之簾以興草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尋小無言可執無隙可乘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輕道亦遯焉徒待愚抵浮動之氣遷客躍起之情迫於有爲而無

暇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也𢬵反𢬵覆𢬵興𢬵廢天下皆喪其貞則女貞之夫先之也故曰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置一說之短長以通觀一時之措施則其治亂安危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無有爽也哲宗在位十有四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親政以還凡六年紹聖改元而後其進小人復苛政為天下病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為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為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且啟紹聖而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君豈借朝廷

爲定流品分清濁之塲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者視其所勤而休養之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其吏虐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其方新之氣扳之衡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以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媼而巳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勿以暑廢而巳范淳夫勸帝以好學而巳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巳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唯熙豐所貶斥之人皇皇然力爲起用若將不及豈新

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樹百年之屏翰者而徒爲嶺海遷客伸久鬱之氣遂可無嚬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頻年豈無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豈無貌民而清問不及督行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餘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歲幣屢增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巳矣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蘉屈求伸之放臣拂抵於蠻煙瘴雨之中悄悄自得出不知有志求定之沖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

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强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羣起以奉二公爲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爲唯罷此政絀此黜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惸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吾誠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修政事以實則妄自無從而進吾誠愼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圉則儌功生事之說自息吾誠釐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掊克毒民之計自消吾誠育士以醇靜之風拔賢於難進之侶爲國家儲才於百年則姦佞之覬覦自戢而善類之濯磨自宏曾不

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游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謂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於黃扉雒蜀朔黨不協於羣署一人煢立於上百尹類從於下尚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宋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姦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爲者固師其所爲也是故逼哲宗在位十四季中無一日而不爲亂媒無一日而不爲危亡地不徒紹聖爲然矣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孫亦偷安而

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會乃恣通國之精神敝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弗能自振嗚呼豈徒宋之存亡哉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立乎今日以覆攷哲宗之代之所爲其言洋溢於史册以實求之無一足當人心者苟明於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快邪夫君子之自立也有節而應天下也有道心之無私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後榮爲之有實不待法之無所儆而後治故入其朝覲其所爲讀其書觀其所成聚天下之聰明才力以奉一人而理萬物不期正而無不正然後其興也必也此則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豈徒伊呂哉兩漢之盛唐宋

之初無有不然者夫誰如哲宗在御之世貿貿終日而不知將以何為也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典

湘潭後學楊泛重刊

宋論卷七終